

邵艺辉新作《好东西》主创亮相点映

三个女人一台戏 好看且感动的点到底在哪里



上个周末，《爱情神话》导演邵艺辉的新片《好东西》在上海、北京进行了提前点映，编剧、导演、剪辑指导邵艺辉，主演宋佳、钟楚曦、曾慕梅、章宇、赵又廷、任彬等主创更是在上海多个活动现场惊喜亮相，真诚分享幕后创作故事。

放映后，“好好好玩”“犀利时髦”成为了现场首批观众口碑反馈的关键词，影片充满温情又独具力量，台词幽默毒舌，又不失温暖感人的细节。

相比《爱情神话》，这部即将在11月22日全国正式上映的新片延续了一贯的轻盈风格，也依旧保持着对于两性情感细腻入微的观察，以及对当代都市男女生活日常的幽默呈现。

不同的是，《爱情神话》讲述的更多是上海

本地人的故事，而《好东西》则将镜头聚焦于一群在上海生活的异乡人，多个角色的人设还融入了导演邵艺辉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让观众感受到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包容。

三年前，《爱情神话》上映，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时候邵艺辉曾经历过一段低谷时期，心情很不好，当时是她身边的几位女性朋友给了她很多支持和温暖的力量，当时又想写一个和《爱情神话》不同视角的故事，《好东西》便应运而生，完成了这个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故事。

三个女人一台戏，《好东西》里则都是戏。

片中，宋佳饰演的离异女性王铁梅，公众号记者，作风硬朗，个性爽直，一边工作一边带娃，职场能干家务全包，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还

被调侃仿佛在给所有角色“当妈”；

钟楚曦饰演的小叶则完全是王铁梅的相反面，在乐队里当主唱又是录音师，由于原生家庭问题，外表看似潇洒的她其实内心非常脆弱，偶尔酗酒不靠谱又很恋爱脑，甚至还会用谎言来换取关爱；

第三个女人其实是王铁梅9岁的女儿王茉莉，这个小女孩因为年龄有她的局限性，但又因为离异家庭而有些早熟，她以一种既幼稚又成熟清醒的视角来观察大人们之间暗流涌动，这个视角呈现出来的观点有些意外的有趣。

此外，赵又廷饰演的王铁梅前夫、章宇饰演的鼓手老师小马，则围绕着王铁梅展开了一场关于家庭角色及情感关系的探索。

比如“女主外男主内”家庭分工的矛盾，社会地位年龄差距下对恋爱关系的迟疑犹豫，不仅带来了许多笑点，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

“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这种感情就是来自于我生活中自己的体验，这其实也是属于我的舒适区，我比较擅长也喜欢这种群像。这是我内心发出的声音，也是内心长出来的人物。”邵艺辉说。

在王铁梅身上，观众其实能看到一些导演的影子，因为来自山西太原的邵艺辉感慨，在上海住了很多年，也经常搬家，自己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女性，在这里感受到了这座“女性友好”城市的爱意。

“我会由衷地感觉到被尊重，我们的主体性可以特别舒展，可以活得自由潇洒，而不太会被别人评判，尤其适合像我这种不太守规矩又不太想被拘束的人。”

影片中还有很多关于两性关系、社会性别结构等热门议题的探讨，话题看似严肃又容易引起争议，实则经常在饭桌上以轻松幽默的形式呈现出来，金句频出又举重若轻。

比如一场餐厅聚餐戏，六个角色三男三女，钟楚曦饰演的小叶就以轻松的口吻地提起了自己少女时期为月经烦恼的往事。

在邵艺辉看来，《好东西》看起来涉及了很

多话题，但本质其实是讲述了很多自己作为女性切身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女性之间共同感受。

“比如提到月经，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痛经，我对这件事深恶痛绝。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跟我的痛经相处，但其实很多姐妹跟我是同样的感受。”

就像片中可爱聪慧早熟的小女孩王茉莉一样，邵艺辉从小也喜欢看书，导致很早就近视，但不停地阅读、思考和写作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的创作就是在不停地写，然后不停地推翻和怀疑否定自己中反复，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晨报记者 陆乙尔



24部非遗网文入藏上海图书馆

这个大赛为市场输送了什么？

《梦华录》的茶百戏，《蜀锦人家》的蜀锦，《去有风的地方》的扎染……近年来，非遗元素在影视剧中频频出现，甚至成为贯穿故事的主题。

这不仅是因为持续与现代生活接轨的“非遗热”，也得益于大量以非遗元素为主题的网络文学小说从源头上持续提供好故事、新视角。

11月1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阅文集团联合主办的“阅见非遗”第二届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融汇了近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展现陕西特色民俗的网络文学作品《泼刀行》获金奖，《一揽芳华》《仙工开物》《天津人永不掉SAN》获银奖，《乌鸦的证词》《岁时来仪》《秘烬》《我修的老物件成精了》《四合如意》《冰不厌诈》获铜奖。《云去山如画》《国药大师》《神农道君》《临安不夜侯》分别获得最具传承价值奖和出版观察团选择奖。

与此同时，“阅见非遗”第三届征文大赛正式启动。24部“阅见非遗”征文大赛优秀作品以及恭王府博物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著作及相关文献资料入藏上海图书馆。

非遗网文叫好叫座

西安鼓乐、红拳、秦腔、皮影、社火、绒花制作技艺、木偶戏、锦灰堆……在本届“阅见非遗”征文大赛中，各类非遗技艺元素出现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深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介绍，两届“阅见非遗”系列作品总数达9.6万部，累计字数超过20亿，有两百多种非遗类型出现在作品中。“这再次证明，‘非遗不是孤独的化石’，相反，它已经渗透到了亿万中国人的饮食起居、故乡记忆和口耳相传里。”他同时透露，这些获奖作品往往大受欢迎，“两届大赛都有作品成为畅销书，这充分说明，非遗好故事，叫好叫座。”

与此同时，带有非遗元素的作品，也日益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点：在首届征文大赛获奖的作品《我本无意成仙》《一纸千金》等陆续推进有声、出版、动漫及影视化改编，非遗元素也由此进一步走向大众。

而在现场的座谈环节，多位从业人员也分享了非遗元素与网文创作相辅相成的特点。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洁认为，非遗的特点

在于“世代相传、活态传承、机制突出、特色鲜明”，它与网文创作的融入几乎是一种必然，“通过培训、采风、观摩种种形式，现在网络文学创作者能够更深、更直观地了解非遗技艺传承，促进网络文学中不断涌现出不错的作品，这是可喜的现象。”

写非遗不是“做拆解”

把非遗写进小说，怎么写更好看？

以《回到明朝当王爷》成为读者心中“大神”的作家月关，以新作《临安不夜侯》描摹了宋代市井生活，大量非遗元素成为作品中趣味盎然的存在。他在现场分享中表示，写非遗，既可以专门将某一类技艺作为主体展示，像《大宅门》那样写尽家族兴衰、人情世故；也可以在不同题材中做更自然、生活化的植入。

而在考虑如何将非遗元素融入故事时，月关往往会选择重要的事件或特别的氛围，“比如写滚灯这种传统技艺，我不会详细写怎么制作，而是把周围意境写得很美。大家读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在夜市中提着这么一盏灯、发生了一些故事，印象里就有了这么美的东西。”

阅文集团内容运营部总经理杨沾也表示，目前很多网文小说会有意识把非遗元素融入故事，让读者产生兴趣，有所拓展，“比如这次获奖的《泼刀行》，并不是非要把非遗技法做‘一二三四五’的拆解，而是直接融入非常浓厚的西北文化氛围，这样读起来反而更鲜活。”

在杨沾看来，有关非遗的网文创作已经完全跳出了所谓“命题作文”的概念，“我们内部开会，每个人可以举出二三十个这样的选题，这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场景融合非遗元素。像花潘的小说《秘烬》，它是悬疑小说，但完全不影响非遗在其中的呈现。”

获得本届大赛金奖的《泼刀行》的作者张老西则透露，之所以能在一部小说里涉及上百种非遗，得益于他和这些非遗项目的亲近，“我的父母都在县基层文化工作，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到处看戏，像梆子腔、秦腔等等，很多东西一看就举一反三。我觉得非遗几乎包括了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如果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一个个非遗符号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史诗”。

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